

二、太原、忻口會戰

—從此日軍無力進攻西北

太原地處高原 可瞰制北方平原

山西省簡稱晉，位於華北地區，境內四面環山，主要山脈有太行山、呂梁山、恆山、五台山等，山地和高原約占全省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煤產豐富，素有煤海之稱。由於地處高原，可瞰制北方平原，因而歷代用兵者，必先有山西，方可確保華北。

省會太原三面環山，東西兩側是太行山和呂梁山，北部有雲中山與繫舟山，唯有南部是開闊的河谷平原——太原盆地，扼正太、同蒲兩路交會點，自古就是華北地區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控扼南北，西連陝西，東接河北，是連接我國東西部的重慶樞紐。而黃河第二大支流的汾河，被山西人稱為母親河，自北向南縱貫太原市。

若從山西由北向南前往太原，將經過內長城重要隘口雁門關與平型關，復經忻口才能到達。雁門關北部是廣闊的塞外，自古就是抵禦北方入侵者的重要屏障，因此古有「天下九塞，雁門為首」之稱號。

平型關周圍山巒疊障，地形險要，是河北平原進入山西高原的重要道路，地理位置重

要。

忻口位於五台山與雲中山之間的峽谷隘口，地勢險要，是從晉（山西省）北通往太原的交通要衝與軍事要地，更為太原北部的重要門戶和天然屏障。

娘子關是太行山脈的重要隘口，與對面的井陘關共同扼守著井陘口，也是華北平原進入山西高原的重要通道，富軍事與交通戰略價值，自古即有「三晉門戶」與「京畿藩屏」之稱，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天下第九關之稱。

日軍占領華北 再圖控制山西

日軍占領華北後，企圖進一步控制山西，以確保在華北戰場側翼的安全，並掠奪山西豐富的煤炭等戰略資源。因此於占領張家口後，即圖謀對我晉北展開攻擊。

日軍在太原會戰兵力的運用上，區分為北線主攻與東線側攻兩路進行，其中北線主攻以同蒲鐵路方向為進攻軸線，兵力派遣以華北方面軍第五師團和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為主。日軍第五師團沿同蒲鐵路自北向南，欲強行突破國軍在平型關與忻口等地的防線，目標直指太原。察哈爾派遣兵團則從平綏鐵路方向南下，主要目標是阻斷從綏遠、大同方向增援太原的國軍部隊，進而對太原形成北方的側翼威脅。

東線則以正太鐵路方向為進攻軸線，兵力主要是日軍第二十師團與第一〇九師團的一

部。其戰略意圖主要是策應北線的主攻，作戰目標則是突破娘子關等要隘，然後向西推進，威脅太原的東側和後方，一方面阻絕國軍向北線增援，一方面呼應北線的日軍攻勢，形成對太原的夾擊與合圍，欲使太原守軍落於顧此失彼的困境。

國軍利用山勢 重兵捍衛太原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於日軍攻占居庸關與張家口時，即判斷日軍將分經平綏路及蔚縣，向我晉北攻擊；故將晉綏軍主力配置於平型關、靈邱、廣靈、天鎮、陽高等地區，還有一部控制渾源、應縣、大同附近。

針對日軍以兩路進逼，欲以速戰速決解決華北戰事。國軍考量到同蒲、平綏兩路相關之要點，利用山勢地形，一方面以晉省部隊主力，守備內長城之線與太原間各地形，並以平型關、忻口、娘子關諸要點，採縱深配備，多線設防，期能貫徹持久，消耗敵人，確保太原安全。另一方面由察南撤下之湯恩伯部，率第十七軍集結於蔚縣、廣靈一帶。再適時由平漢線調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所部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地區集結，預期將南犯之敵，殲滅於忻口附近。

太原會戰是在山西太原及其周邊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戰役的總稱，國軍在太原會戰中的

防禦可以大致分為四方面，此次會戰歷經月餘，日軍最終雖攻占太原，但在冀南、綏遠、內蒙等地的攻勢均受影響，導致日軍原先速戰速決的計畫難以達成，當時由於淞滬會戰已展開，華東戰場成為日軍在兵力運用上的沉重壓力，也更無力經營西北，從此日軍作戰重心轉向東南半壁，以迄戰爭結束。

日軍兩路進襲 我軍據關固守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日軍在占領張家口後，兵分兩路，一路沿平綏鐵路續向西進攻，另一路企圖沿同蒲鐵路南下太原。國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內長城一線，如平型關、雁門關等地構築工事，部署兵力，試圖阻止日軍南下。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上旬，日軍第五師團主力進至蔚縣，所屬關東軍察哈爾兵團則攻占聚樂堡、鎮邊城。九月十二日，晉軍李服膺部棄守大同，退守桑乾河南岸及雁門關內長城之際，陽原的日軍對廣靈發起攻擊，經兩日激戰，十四日廣靈失守。另路日軍則對靈邱發起攻擊，我軍奮勇阻擊無效，二十一日靈邱失陷，二十二日兩路日軍四、五千人，挾戰車數十輛，對我平型關守軍發起攻擊。平型關位於同蒲鐵路北段的東側，地勢險峻，關口北部有恆山作為屏障，南部則是五台山，兩山之間形成一條狹長的地塹式低地，平型關即位於此低部的中端，益增關口的險要性。更是阻止日軍沿該鐵路南下的重要關隘。

平型關戰役 幾度擊退日軍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軍第五師團續向平型關正面攻擊，被我軍英勇擊退。二十三日拂曉日軍對我平型關、團城口迄施福溝一帶陣地發起總攻，戰況激烈，例如在日軍攻占東跑池西北高地時，守軍第三十三軍孫楚所部獨立第八旅兩個連奮勇抗敵，全數壯烈殉國。同日，日本關東軍令十川支隊由大同出發，經渾源向大營西北攻擊，協助第五師團作戰。

二十四日拂曉，日軍獲得兵力增援，再度對平型關、蔡家峪前進陣地與團城口，分兩路攻擊，戰況激烈，國軍第十七軍高桂滋所部面對日軍的砲擊與猛烈攻擊，陣地失而復得，在將士用命之下，激戰終日，傷亡慘重，仍將日軍擊退。同日第三十三軍孫楚所部第七十三師一部協同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林彪所部，設伏於靈邱與涑源之間，和靈邱與廣靈之間，於日軍運輸部隊經過時設伏山溝，林彪所部擄獲汽車八十餘輛、九二野砲一門；七三、七五山砲砲彈三千餘發、步槍三百餘枝、機槍二十餘挺，及大批軍用物資。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我軍發動反擊，克復平型關外蔡家裕、小寨村等地，切斷靈邱至平型關間日軍的交通，事後雙方又數度發生激戰，陣地失而復得，血戰多次。而日本關東軍察哈爾兵團為策應其第五師團作戰，二十九日突破茹越口，我守軍旅長梁鑑堂陣

亡，敵進而攻陷繁峙，威脅平型關我軍之後方，平型關之我軍分兵馳援不及，遂於三十日夜向五台山、代縣之線撤退，平型關遂落於日軍之手，雁門關也隨之淪陷。

忻口戰役 軍長郝夢齡壯烈殉國

忻口位於山西省北部，是太原北部的重要屏障，扼守著同蒲鐵路和晉北通往太原的公路要衝，地勢險峻，是日軍從北部進攻太原的必經之地，忻口的得失直接影響到太原的安全。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日軍第五師團與察哈爾兵團一部，繼攻克平型關後，續向崞縣、原平、寧武前進。此時，蔣委員長盱衡全局，毅然轉用平漢線兵力，期以強化忻口防禦。即令第十四集團軍所部第十四軍、第九軍、第八十五師、獨立第五旅等部，由石家莊增援太原以北地區，並令第二戰區以有利一部固守崞縣、原平，掩護集中。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日，第十四集團軍集中於忻口附近，會合原第二戰區各部，區分為三個兵團，以劉茂恩指揮右翼兵團；王靖國指揮中央兵團；李默庵指揮左翼兵團，於十二日在忻口以北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線，占領陣地，完成戰鬥準備。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日軍第五師團與察哈爾兵團主力，開始向忻口防禦陣地發起攻擊，我軍激戰至十八日，血戰晝夜，殺敵近萬，惟我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

師長劉家麒、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珍，於南懷化高地戰鬥時壯烈殉國。由於戰況激烈，戰事一時陷入膠著。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南懷化失守，日軍也受重創，此際第十八集團軍與騎兵第一、第二軍在敵後襲擊，對日軍形成威脅。十五日，忻口我軍乘機再圖反攻，雖有進展，但損失慘重，乃採守勢以待增援。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東線日軍在攻進娘子關，續占平定、陽泉後，逼近太原。戰區長官因晉東守軍西撤，乃令晉北守軍轉進太原，十一月二日忻口守軍轉進太原集中。

娘子關失守 太原保衛戰慘烈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上旬，日軍第一軍與第二軍主力向正定鉗擊，增援日軍第二十師團，逐次對娘子關守軍形成壓迫，形勢險峻。蔣委員長即令第一戰區抽調第一軍團、第三軍、第十七師等部，先機增援娘子關守軍，以期鞏固晉東。

而日軍以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向娘子關發起攻擊，以策應其第五師團在北線之作戰。第一軍與第二軍則長驅南進，十四日突破葦澤關、舊關，但我軍第二十六路軍與第三軍包圍，殲滅過半，惟我軍亦損傷慘重。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日軍由冀南增兵回援，二十七日續調第一〇九師團主力，由橫口東站向測魚鎮、南障城前進，我軍迎擊失利，娘子關側背暴露，日軍第二十師團主力加大對娘子關再興攻擊，娘子關遂告失守。三十日平定淪陷，陽泉相繼失守，使得日軍得以繼續向太原方向推進，並與北線日軍對太原形成包圍，我軍形勢不利。

國軍第二戰區為確保太原安全，決定集中兵力於太原四郊，利用既設陣地拒止日軍，以待後援。但因東面日軍已占領壽陽、榆次；晉東轉進之我軍又遭日軍截擊，而向晉南轉進，難以適時增援太原，晉北轉進之師則集結於汾河以西地區。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日軍沿同蒲路南下，擊退太原以北我軍掩護部隊，直逼太原城下。八日，日軍第五師團附察哈爾兵團攻陷太原，日軍續渡汾河，一部於九日陷交城，另一部於十二日進至平遙，我軍繼續南撤，於介休東西之線既設陣地，與日軍對峙，太原會戰遂告結束。

鏖戰三個月 據關隘血肉抗敵

太原會戰歷時三個月，雙方動員兵力總計數十萬人，日軍雖裝備優勢，包括飛機、大砲和坦克，間而施放催淚性毒氣戕害我軍，日軍仍傷亡兩萬餘人，部隊補充員額三次。國軍則利用內長城相關隘口與忻口等地的地形優勢，加以國軍各級指揮官在戰役過程中身先

士卒，在將士用命之下，雖傷亡慘重，卻成功逐次抵抗日軍進攻，遲滯其南下的速度，達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目的。

此次會戰，中共第十八集團軍協同國軍作戰，雖其第一一五師於平型關戰役截獲日軍運輸大隊軍武用品，第一二九師於忻口戰役，奇襲日軍於陽明堡的飛機場，但這是第十八集團軍在抗日二十二場大型會戰中第一次參戰，也是唯一的一次。會戰最後，日軍雖占太原，但在冀南、綏遠、內蒙等地的攻勢均受影響，導致日軍原先速戰速決的計畫難以達成，當時由於淞滬會戰業已展開，華東戰場成為日軍在兵力運用上的沉重壓力，也更無力經營西北，從此日軍作戰主要在東南半壁，迄戰爭結束，這也給予第十八集團軍在北方發展的良機。